

# 米花香

□杨铁金

某一时刻,那个坐在小板凳上的汉子,停止了摇动,站起身来,将一只结实的大麻袋套在葫芦口上,露出一枚连接葫芦身子与盖子的长铁条,就像是茶壶的嘴。那汉子挂着一条油腻发亮的围裙,极像披着盔甲的一介武夫,雄赳赳地一脚踩着机器,一手将套筒套进茶壶嘴上,用力一扳,嘭的一声。在香甜的浓雾里,那些躲得远远的女孩子,松开捂着双耳的手,扭着婀娜的身子跑回来。

玉米花是加了糖的,甜,即刻可以吃。大米花是不加糖的,抓上一把,没啥重量。将嘴巴塞满,嚼一嚼,没尝出啥味来就化了。爆米粒用于切糖。大米成为切糖的材料,一般有三种工艺。除了爆米粒,还有炒大米。一种叫炒发胖。先将米蒸熟,再晾干,放到石臼里捶扁,再放到锅里炒。一种叫炒米胖。先将生米浸泡,捞出摊干,直接放锅里炒。发胖颜色淡黄,糯软,略膨大。米胖颜色焦黄,酥脆,不显膨大。用这三种方法加工出来的米,就

可以与芝麻、花生等一起与红糖、白糖相聚了。

通常在晚饭后,紧闭房门,悄悄地在锅里熬制糖浆、糖油,切糖。小孩子会被家长提前告知,千万不要跟别人提今晚要切糖的事。习俗里很忌讳切糖时,有人造访。闻到熬糖的香,见了关闭的门,知趣的乡亲就会转身离开。倘若冒冒失失去敲门,主人要么不开,要么给你脸色。万一,切糖不能完美黏合,敲门的人就是替罪羊。唉,糖被老太公捞去,这是一件不开心的事。

切糖的关键,在于熬糖浆时水与糖的配比以及对火候的掌握,就是所谓的浓淡与老嫩。加了糖油的热糖浆按比例掺合到米花里,搅拌均匀,放到特制的四方木框里,用木碾子压平压实,再用长条木条比划着,用锋利的薄刀切成条,切成片。再堆叠着一小方,收进铁皮桶或者陶坛里。

现在,绝大多数的农家也不兴切糖了,要吃就到集市上,各种糖都会买上一点,过一个甜甜的春节。

乳白色的雾气中,雪白的米粒与金黄的玉米粒,膨大着身子,用诱人的香味热情地提醒人们:年就要来了。

到了腊月,那个挑着爆米花机的邋遛汉子就会来到村庄。晴天在明堂,雨天在厅堂,一声声地放着炮。

乳白色的雾气中,雪白的米粒与金黄的玉米粒,膨大着身子,用诱人的香味热热地提醒人们:年就要来了。

但实际上,小孩子在秋天就已为这一刻做准备。晒干的玉米棒芯收起来,山上的松球捡起来,运煤车掉在路边的煤块拾起来。现在,拿它们去喂炉子了。在鼓风机的吹送下,火星升腾到空中,熄灭了,灰烬落下来。火舌欢快地舔舐着爆米花机圆筒的肚子。那是一个黑色的大葫芦,由手柄带着转起来,里面沙沙地响。

压力表的指针在快速上升,窜到



暗香盈袖 林宇莘 作

# 过年的回忆

柯高军

这些小时候过年的情景和感受,现在的孩子是无无论如何也见不到、体会不到了,而我们这代老人却刻骨铭心。

年用(家境一般,买不起真猪头鹅)。做好这些,大人们才将预留的一点糕果加进红糖,给我们几个小孩解馋。

做好年糕几天后,就是切过年糖。那天,大人们起了个早,先将浸泡过多日的糯谷放大锅里炒熟,然后倒在石臼里打瘪脱去谷皮,再将扁形的糯米放大锅炒。随着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起,糯米变成了黄澄澄的发胖,待摊凉后,拌进预先煎好的红糖,再倒进糖闸里摊开压平,用刀切成条切成片,发胖糖就做成了。接着,用预先准备好的材料做小米(粟米)糖。因芝麻价高,舍不得用来切糖,只在发胖糖里散几粒,增添香味和美感。

对于切糖,大人们很慎重,开切前先将小孩关门外,以免进出。母亲说,切糖时常开门,老太公要来捞糖,在拌糖料时就越拌越燥,结不成块。有一次,家里在切糖,正扒在门缝朝里看,刚好大人出门有事,我迅速跑进去抢了块发胖糖,母亲见状说,快出去,别将老太公带进来,切好了,让你吃个够。

给我们姐弟三人备好过年穿的新衣新鞋也是母亲的重头戏。那时没有服装店鞋店,只有布店。卡几布高档,要七八角一尺,白洋布便宜,只要二三角一尺。母亲买来白洋布后,就用深

青颜料放进大锅里染成藏青色。晾干后,母亲就带着我和弟弟去裁缝店做新衣裳。师傅给我量身时,母亲再三说做大点,好多穿两年。

为了给我们做鞋,母亲几乎是用了一年的空隙时间。先是将穿破无法再穿的衣服拆成片,然后用米汤水浸布片,晾干,再在鞋底样上用胶胶一层层将布片叠起来,叠至一个多厘米厚后,阴干数天,就用早已备好的麻线一针一针纳紧,缝实。母亲几乎一有空闲就纳鞋底,之后是做鞋帮,缝口沿。做好一双新鞋真是千针万线啊!

除夕那天,当母亲从衣橱里捧出带有靛青味的新衣新鞋,让我们试穿时,大功告成的喜悦便写满了母亲清瘦的脸庞。而我们穿上新衣新鞋时,左看右看,不是嫌衣服太长,就是嫌新鞋太紧。这时,母亲说,穿穿就好了,新鞋都这样的。

除夕的晚饭是最丰盛的,除了有平常难见的鸡肉鱼肉猪肉外,父亲还给我们红包压岁,大多是每人二角,如有五角就高兴死了,正月初一可多买两串鞭炮了。

那时没电视看,吃完年夜饭,大人们要守岁,我们则在鞭炮声中进入梦乡。

这些小时候过年的情景和感受,现在的孩子是无无论如何也见不到、体会不到了,而我们这代老人却刻骨铭心。老人们坐在公园里,说起过去的过年,对比现在的过年,只能用恍如隔世和现在是天天像过年来形容。面对现在美好的生活,老人们的满足和赞美之情常溢于言表。

# 新年

(外二首)

吕焯

带上温度的水穿过陈皮松散的夹层  
一些空洞的话语如水从茶漏处溢出  
这多像过去一年的履历  
在匆忙中消失的时间  
它们会留下什么  
是苦涩还是无动于衷的失望  
陈皮的清香逐渐渗入水色  
我想用它唤醒身体里枯竭的激情  
还有正在逐渐被消解的诗意  
年的色彩绑架着年轮不断推进  
那些淤积多年的伤痛突然间丧失警示  
豁然跨入了另一扇门  
日子仅仅是换了一个角度  
是欣喜是忧伤  
陌生意味着新的路途展开  
学会让事物飞一段距离  
是哲学也是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借口  
等待一只意象中的虎张开双眼  
命中的主题 一直往前  
抖落肩头的尘埃是光阴的颗粒

# 春天对一股寒流的描述

这个春天的寒流  
像春天的色彩一样富有  
那些没有来得及命名的雷声  
早已越过沼泽和水塘  
它们时刻逼近  
我在冬日里辛苦围下的红色地带  
尽管它们只是在不远处徘徊  
但足以动摇我对这春天的向往

取一瓢远山的净水  
撮一束古茶树上的嫩叶  
窗外落下的雨像黑色乌鸦的咒语  
击打着茶几上冒着蒸汽的水壶  
翻滚地闹腾  
我真的可以置之不理吗  
任凭细小的风带来潮湿的安慰  
离我只有两个汉字距离的故乡  
老母亲曾因摔伤而带来伤痛的残腿  
是否已留下对抗这场风暴的记忆  
那里的乌鸦更像乡绅一些  
它们使用汉语里最纯粹的粗粝  
母亲是否听懂了这些警示  
我能做的就是分行的文字里  
背着母亲突围

# 喜鹊

一只两只喜鹊  
一声两声它们在窗外叫  
春天和我被一丝丝地催醒  
喜鹊的叫声有长也有短  
有时候像哨子有些婉转  
似母亲招呼归家的子女回家吃饭  
辛丑年的初二下午  
我想把窗外的那两只喜鹊记下  
可一转眼,我只记得它的叫声了  
那么多的喜鹊  
像词语跳入了诗歌的河流  
没有了踪影